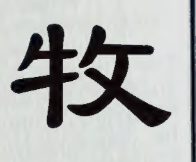


牧津

牧津序

自郡縣以來吏治之盛無過兩漢西京明法飭治尚綜覈建武永平以後更以儒術緣飾之於是士之通經術者皆得奮蹟州郡以循良自顯而士亦逡逡階此以樹鴻烈而垂汗簡史冊所載固班班可攷也蓋學術吏治原相表裏士即有敏才異授脫穎而出然甫舍雉羔而膺民社技經肯綮猶未熟嘗如始涉溯海者必載南車占斗極訪長年按圖經道里之紆直山川之夷

險了然於胸中而無眩瞀易方之慮迺可以凌陽侯汎溟渤歷九折履羊腸以免於傾覆之虞而收夫致遠之益斯固可寘行而索塗北轅而適郢芒乎昧乎以天下供吾嘗試也乎哉

明興二百六十載治化翔洽吏治彬彬有兩漢風

今天子尤注意百姓疾苦屢飭所司申周官六計之法其所以奬廉而懲貪者甚厲不佞承乏梳均思得賢守令布之天下以宣德意而稱報

塞蚤夜以圖弗敢息顧盡人耳而目之勞且不
給惟願士大夫鑒於古昔淹通往轍而毋以寘
寘從事則所祈以學術飭吏治者意甚殷適山
陰祁爾光氏輯牧津一書見示採集古今牧民
之善政分門別類彙爲若干卷冠以經濟而終
以儒治其意蓋謂眞儒必通乎經濟而能經濟
天下者始得爲良牧其旨固已深且廣矣俾從
仕者披覽而效法焉眞不啻覩斗極而知東西
履針車而不迷於南北也不亦指約而利溥乎

祁公於學靡不通於書靡不讀才識之精敏心量之宏遠足以駕其學而行之釋褐爲劇邑宰明決而仁恕更歷郡守博大精詳大類黃次公之治穎川有子爲司李英敏能讀父書名籍甚祁公豈獨以經術飭吏治者蹟其前後治行庶幾經濟眞儒哉迺是書羅列貫串搜獲廣而品隲定匪僅梗槩已也使學士大夫抽繹而有得焉學古有獲將於是焉在余所日夕望于天下之賢守令者詎不虛乎是以序而亟行之

汝南李宗延撰

筏津序

爾雅釋水義以渡處爲津蓋從此得路便可不窮故津梁津筏凡意主度世者皆取諸此至養生家又以華池之液爲津謂水在人身惟此最甘甘故生生不息綜較二義津之爲德大矣哉其生生也仁於身而其通所窮以導夫迷者則仁於世原夫神歇靈液海水羣飛於是乎齊爍而楚淳越濁而秦淋晉城墆燕萃弱而宋輕動而長民者亦復不能緣理而行以法其智動而

下以法其禮蹈深不疑以法其勇然則天地烏以成羣物烏以生善矣夫爾光先生之爲是編也吾讀夫三十二則而舌且撟然而不能下也蓋先生以文章雄海內起家邑國即身亦載沉載浮而一意師古故所至庚桑然且不欲作身了漢乃於聽政之暇彙集古昔較若列眉俾覽者是則是效以庶幾於前事之不忘嗟乎是[illegible]何心哉豈非生生者仁於身而遍所窮以[illegible][illegible]遺者乃仁於世耶則其謂之普濟也宜也[illegible][illegible]

讀是編者將遂搴裳以就乎余曰否否夫嗅西子之珥未稱絕色砥孟賁之質未稱絕力駕造父之車未稱絕御先生之於牧也修極於無窮遠淪於無涯包羣生而無所私及蚑蟯而不求報翱翔忽區遭迴川谷即厥嗣司理君借余官閩敏妙精真老生却步故合先生之身有若澳者有若淵者有若澤者有若沉濫者有若濮若漣漪若濤瀨者而後旁溢而爲津以自滆其生生之趣而兼導夫世迷苟不求先生之所以牧

而第曰是有津焉不幾爲新莽之井田官制耶余故告夫讀是編者但歌爾牧來思則雖不問津可也

下雉潘師道撰

爾光先生牧津序

山之所窮轍之所踻五方謠俗之所絕仙靈[illegible]師之所遼越而津出焉武陵桃源爲世宙間一種闢秘漁舟一筏雞犬飲食忽然重開此津之用也讀我師牧津鴻篇覺武陵源桑麻歷歷在眼詩亦有言唯其有之是以似之師于文章喻霞飲露幾窮玉版瑤氈之奧迺造物若有意不置師於天祿石渠鳳池藻率之閒而獨以郡國民社爲寄昔令吾邑不肖孟時從諸生承師訓

大都吳之民俗近漓師則敦之以豈弟吳之吏
治近剸師則涖之以廉明以禮樂甄士子以德
惠渥民氓推心置腹而五階孚孳膏還土而催
科緩三年政成吳俗胥化則師之善牧也師賦
脊骨壁立歷仕如鶯谷屢遷而主民社獨多所
在見德所去見思其念慮無息不迴環於兩浙
月吠之鄉天下固知
朝廷以赤子邀惠我師而不知我師爲之保釐
振恤者苟非程量古人磨壘前諸安能如此之

嘗括精批導確在在底績裁效津之書爲圖因
十有四爲目三十有二爲事千五百五十有奇
莫非我師出一心之精融明妙以晰微今古純
志所貫掇皮皆髓所謂神司於神靈通於靈即
皇圖之軌物印意中之鴻寶蒐羅富而品藻精
豈尋常殺青家從華門圭竇蒼猥寒儉之餘可
得而方耶夫士大夫三日不讀書便面目可憎
語言無味昔賢謂其不足以當對景之局語時
務之變也孫討遺語呂子明卿當途掌事宜資

學問于明以在軍多務爲對討逆目孤豈欲鄉
治經爲博士但當涉獵往事耳我師牧津之指
不其然乎雖然虞廷稽衆而始具五官十二牧
尼父周流七十二國之封疆而始稱知津則何
之所謂牧也津也其道廣其源遠即今
聖明在御肖貌求理行且繇監司進師於黍爲
上從以虞廷之牧而牧九垓八埏以尼父之津
而津人心世道文章經國永永是賴又寧止讀
循吏之牘而已哉

長洲門人顧宗孟撰

牧津次序序

易之言政也。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此千古循良之譜也。而猥云奉法循理。亦足為治。則所謂無窮與無疆者。何以稱焉。水比於地。民比於政。先王所以建萬國。後王所以置守令。守令欲其比民。以使民比也。而比民者。必自輔相天地之宜始。故有能規天條地。再闢洪濛。持危定傾。光宜日月。具摶空之手。奪造化之盈虛。抱弘濟之才。握世運之否泰。斯真豪傑之全局。守令之極

選。惟經濟可以語此。故首之以經濟。下此則遠識沉幾。制治每先於未亂。養萬姓之和平。寧止一夫之被澤。故次之以消弭。倘先事既失於綏緝之圖。則臨事自當有制勝之策。故次之以匡定。然事變何常。安危難必。濟則國之福也。不濟則臣之遇也。甘白刃而如飴。浩然正氣。何滅匡濟之功。故次之以節義。夫人臣死封疆之事不難。而濟國家之事爲難。不有咄嗟談笑之間。妙前籌針芥之投者乎。以此弭患。何患不消。以此

匡危。何危不定。故次之以當機。如此則外禦之紛擾已因。內治之修舉宜周。政在養民。心維係赤。故次之以惠愛。民富而仁義附。禮讓之興。斯其時乎。故次之以化導。化民成俗。非伊一朝。必精神貫注。昕夕恪共者能之。故次之以勤職。上以身勞。下必甚焉。興廢舉墜。何事不具。故次之以集事。四境之事。原非一端。緩急應酬。非才莫辦。故次之以政才。才質有限。事變無窮。錯綜經緯。妙在機權。故次之以政術。術恐其流於譎也。

天下惟至誠爲能動。故次之以真誠。秉性真誠。未有不廉於己而澤于民者也。故次之以清德。倘清德未能以廉頑立懦。而趣操巳足以明志潔身。是亦變廉懲墨者之所必收也。故次之以砥躬。夫一廉足以貫百行。而一剛足以絕衆紛。天下有矯矯持身而乏仁者之勇乎。故次之以風力。挺持宇宙之士。豈屑依違以徇人。三公不可易其介矣。故次之以守正。守正則公以生威。然以馭衆。不期嚴而自嚴者。其嚴乃肅。故次之

以嚴肅。嚴不可以過也。法務當輔之以恩。惟上有崇厚之風。斯下有歸厚之德。故次之以敦厚。敦厚者。信在於言前。恩行於法外。天下有不心悅而意孚者乎。故次之以忠信。忠信則蠻貊可行。夫安有齟齬凝滯之事。故次之以明決。旣稱明決。我已無疑城之未剖。人亦安有覆盆之未照哉。故次之以得情。然恒情易得。而民僞難防。徒托不億不逆之心。竟長鬻鉤竊法之詐。故次之以察奸。察奸者。每多沾沾以自喜。則哀矜之

謂何。故次之以矜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則獄情貴慎。已斷則用法貴平。故次之以平恕。恕于衷。為宇宙之生機。弛于法。為國家之大蠹。天子所不能奪之守令者。獨此三尺法耳。我安得屈法以示恩乎。故次之以執持。從政者。惟執見之害為甚。此非弘襟遠度。不能化意見為虛衷。故次之以識見。有識者。寬嚴互適。君子所以得居上臨下之體[illegible]。故次之以崇體。識體者。不自任而任人。其要[illegible][illegible]親賢為急。故次之以用人。用人而使之盡

其職乃可與言理財故次之以治賦治賦不專爲救荒設也而可與救荒相表裏故次之以救荒饑寒之民亂是用長善救荒者必首嚴緝盜之條故次之以詰盜守令之職畢是矣然而豪傑不必皆聖賢而聖賢自能爲豪傑守經達變修己安民非儒者吾誰與歸故次之以儒治終焉夫然後易之所謂敎思無窮而容保無疆者可以引其端亦可以廣其意可以寸衷釀宇宙之太和亦可以一身任天地之輔相謂三代而

下無善治吾不信也雖然夫子不云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人也者政之所由出也人不能外才與德而別爲人政不能離情與法而別爲政法因實御情緣變耦而淪之以才筦之以德德筦則敦化才淪則川流夫且環乘焉而循虛以聽實軌實以耦虛百千萬億而四應無窮矣猶之舟然浮于水托于風而操縱于安瀾疾流之際者無所不行也斯之爲神明之用而牧津所稱合者廿七離者十三余俱未能至也徒切望

淮徐河漢之無極矣。

天啓甲子仲秋前茂苑令吉安守再知雎陽山陰祁承㸁書於紫芝軒時軒方落成之三月

牧津小引三十二則

緯常糊變乃可言經事定功成斯之謂濟經世言識濟世言才識以學恢才因膽決造化在手宇宙生心擔荷乾坤定歸豪傑輯經濟第一

圖大於微謀當矚影馭遠於近訏實伐萌亂生有階釁消惟速牿牛豶豕駕御慮先馴虎柙䍧調習在久綢繆國計旣虜民生惟先事周後事之謀乃一日預百年之策輯消彌第二

奕惟劫着可收殘局事必勝算乃奠危邦芟夷
大難固屬匡時驅遏亂萌亦稱定變功能安
國憂不遺君雖救焚貴在於徙薪而拯溺自
宜於濡足輯匡定第三
四郊多壘何意偷生九廟震驚惟餘一死臧此
朝食臣之願也蔓而難啚勢無及矣雖蹇蹇
匪躬無益成敗然皎皎大節可泣鬼神蹈白
刃以如飴質青史而不愧輯節義第四
機非在我境迫則呈變有適然迅發則定省括

於度妙在巧心轉轂惟虛利行乃速道貴順應權有逆收箭鋒相注擬議莫容幾涉商量劍去已久非有神識孰濬靈襟輯當機第五

有孚惠心仁人能愛政惟長養爲生民命功同發育立天地心蓋念切痌瘝自慮周民隱嬰兒乳哺喻在無言病夫吟呻醫惟默察具此眞懇自有宜民楊文仲云與民之惠有限不擾之惠無窮吾取以爲法輯惠愛第六

導水以方勢惟疏瀹化民有道亦貴漸摩若築

堤捍水驟峻其防則橫溢旁流徒速其决所以作人每先善誘教亦多術治必因民禮教之與日計不足仁讓之俗歲計有餘若既啓文明不漓朴茂鍊金歸質埏土惟堅世運自開人心自古非有身範孰振淳風輯化導第七

無逸作所百度維貞明作有功庶務畢舉運甓之意豈異鳴琴戴星之勞恥言臥理人惟朝氣可振頹風政欲幾康必先兢業倘一息自

安則民生凋弊撫字固當心勞催科豈容政

拙輯勤職第八

勞民勸相有利必興率作拊循無功不就民難慮始事可樂成計盡欲詳堅持欲定苟利於國何惜於身君子勞心兼言勞力庶民趨事正以趨誠業已惟懷永圖豈諱克勤小物輯

集事第九

政雖紛出竅在神閒事有急需應惟心巧人生才具迫則自張機務紛投豫乃能立物可觸

類見亦旁通不域拘攣始饒妙應庖之刃游入惟有閒僚之丸轉意在物先具此敏心更無棘手因知政事豈能困人輯政才第十

有人於此惑不能解愚不能破令之不信禁之不遵法制已窮思維亦竭而別啓秘鑰巧逗隱機似譎似迂若佹若正嬉笑之餘甚於驅迫鼓舞之法妙於刑威驚魂甫定積錮立開大夢初回迷城盡剖仁固有術道非明民輯政術第十一

遠懷近悅真則感人下信上孚誠能御世機心不起與物自親率意而行人情不遠我完淳白世即羲皇獨任且夫共背大道更貴悃愊政戒鋪張惟有一真可以質撰擬真箴第十二

水惟清也潤枯漉朽風惟清也波彭導和自私自利不有其躬澤物澤民恒切於念淡而不醲質而不磈砥激劘背廉頑立懦懸魚留犢徒有其名素絲羔羊乃風其德若動著社稷

尸不言功業滿乾坤心惟自歎是爲聞道豈

曰修名輯清德第十三

身外何須取資易淡意中有着我見難忘行必矯特心期拔俗卓然矢志獨醒獨清凛矣持身不濫不涅視人若浼并以忘人與世無資因而輕世雖名根未化而介質可稱輯砥躬

第十四

水力不厚何以浮舟風力不高安能持世空明之內全體皆剛秉性而行一身是膽志期肩

國力欲囘天蓋杲日之烈惟風能舒震雷之威惟風能霽止言搏擊風斯下矣輯風力第十五

正大之情可通天地是非之性具於秉彝人情波靡方藉隄防世態狂瀾必資砥柱理能執物道在信心歧逕雖多修途惟一即世法可方可員而定守不移不惑輯守正第十六

嚴非配寬實乃治本民志既肅政始風行整齊宇宙非嚴莫辦亂生於玩振玩惟嚴玩起於

囂定囂惟肅火熱而避水弱而濡濟察民情
已知法守發榮惟夏衰颾在冬仰稽化工益
明正理欲隆至治必識眞嚴此啓蟄之疾雷
振頹之弘揵輯嚴肅第十七
律身有度所以貞時善世有基故能範俗道在
務本政尚還淳我以厚施人誰薄應猶燈取
影猶風逐聲上實敦倫民乃厚歸坤能載物
履爲德基輯敦厚第十八
成心非信我見非忠御物無私應世自實轅輪

雖具轂轉惟樞寒暑有常序行惟默信在言前忠持初念豚魚可格蠻貊皆通我決藩籬人輸肝膽疑城盡剖大道爲公若云我無爾詐爾無我虞有市心矣輯忠信第十九

妍醜有形鏡無疲照髖髀得窾刃不頓鍔理非兩岐法止畫一多需賦事過愼敗謀惟力能持惟識能斷情有必至折在片言專有必然定於頃刻果毅而敏可以臨民明動相資所以敕法輯明決第二十

情因境發境轉情移事以情生情藏事顯訟有五聽獄貴初情顯可實推藏當虛體設身處地緣始揆終鈎鉅不施而邪如見我雖勿喜人自輸衷心卽中蔽過眞則霹推此明允庶幾祥刑輯得情第二十一

情出初心推心則得奸爲僞念察僞當周淺可鈎深常能窮變隱以探微巧以破譎剷前剔後機械無容盡相窮形伎倆立見卽作僞之態日拙日工而媮奸之途轉精轉密雖治遜

格心而法窮舞智輯察奸第二十二

倘成不變仁者所矜折獄惟良聖王是愼罪有疑似疑則惟輕過非有心宥過無大矜而勿喜愼必求生法之所窮自應揆理事之所室正在原情存此宇宙之生機庶還天地之大

德輯矜愼第二十三

法爲大衡惟平乃當心爲樞筦惟恕乃平平則無頗法守常一恕能推己民自不寬若骫法伸情不平已甚即市恩示厚尚慈實多惟此

因法而施乃爲如心而出輯平恕第二十四

獨契之知每難調世據理之見定不易方至是無非羣囂何恤惟義自質衆議不搖理之所否不以狥君心所不安豈苟從俗毀譽盡置利害兩忘非有堅定之衷孰振徐違之習輯

執持第二十五

明炳幾先術非小智慮周事後道貴沉幾見鉅在微識遠自近所以練識必先練心欲以練心惟有練事事理日明胸次日擴膽力日定

識力日弘千里應違決之股掌百年長計悉於目中爲天下者爲之於堂上識定故也輯識見第二十六

手持足行合而成體耳聽目視乃稱得官體任自然百骸皆理苟侵於職反曠於官御衆惟樞臨下有處上能職要下乃舉詳故知庶績其凝必由治崇惇大輯崇體第二十七

千鈞之物衆輿則趨萬握之絲條分乃理所以建官必先分職因知先務恒在求賢舍驥而

馳竭蹶不足憑軾而運致遠有餘誠可集思虛能廣益治平之效惟在得人輯任人第二十八

財如元氣移左實右肢體必枯府既稱泉濬源導流貫輸自稀盈虛消息造化之權出內轉輸國家之命非有精心安諦國脉倘無妙手孰奪化工計必稽民方能足國既勿損下何以益君能同起死之良醫方稱救時之國手輯治賦第二十九

遇荒修救策固無奇因勢拯民政亦多術備則言經救則言變經在調劑變先駕御聚貴能整散貴能聯賑貴能早禁貴能肅民惟畏死乃可圖生法在必行惠方不窘救荒之畧大類行軍行軍以嚴得人死力救荒以肅轉人生機非有至仁難言肅法輯救荒第三十

民之有盜如身有疣疣雖附體潰則身瘉盜之害民如禾有莠莠既滋生禾則漸槁是以安民必先除盜制防未發刑禁已然附贅潛消

誠吾一體倘未革面安望易心故與其漫言無盜之風不如實言治盜之法輯詰盜第三十一

才吏近炫廉吏近名治吏近苛能吏近擾非本性真難言作用識貴達變學在明心經與權俱體隨用適在心滿心在世滿世始信循吏恒屬真儒輯儒治第三十二

牧津總目

卷之一
經濟上
卷之二
經濟下
卷之三
消弭上
卷之四
消弭下

卷之五
匡定上
卷之六
匡定下
卷之七
節義上
卷之八
節義下
卷之九

當機
卷之十
惠愛上
卷之十一
惠愛下
卷之十二
化導
卷之十三
勤職

卷之十四
集事上
卷之十五
集事下
卷之十六
政才上
卷之十七
政才下
卷之十八

政術
卷之十九
奠誠　附誠感一卷
卷之二十
清德上
卷之二十一
清德下
卷之二十二
砥躬

卷之二十三
風力上
卷之三十四
風力下
卷之二十五
守正上
卷之二十六
守正下附闢邪一卷
卷之二十七

嚴肅

卷之二十八

敦厚

卷之二十九

忠信

卷之三十

明決

卷之三十一

得情 附理卤一卷

卷之三十二

察奸

卷之三十三

矜慎

卷之三十四

平恕

卷之三十五

執持

卷之三十六

識見上
卷之三十七
識見下
卷之三十八
崇體
卷之三十九
任人 兼重士
卷之四十
治賦 兼役法

卷之四十一
救荒
卷之四十二
詰盜
卷之四十三
儒治上
卷之四十四
儒治下

牧津緝槩

一攷名

周官有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是令所由始。若州之名起于虞。後世刺史所治者是也。郡之名起于秦後世太守所治者是也漢景帝二年。更郡守爲太守。有諸侯王之國者置內史以代太守之事後漢亦然。至唐武德元年改郡爲州。改太守爲刺史。加號持節。或持節諸軍事。天寶元年。仍令州爲郡。太守仍稱刺史。自是而州郡與

刺史太守。更相爲名。宋藝祖立法。往往以朝臣出守列郡。稱權知州軍事。若河南應天大名等府。則兼留守司公事。其餘或兼經畧安撫。或兼馬步都總管。或兼兵馬鈐轄。若畿輔則稱尹。自漢以來。未之有易。元更郡爲路。稱總管。亦稱府尹。或加勸農使。稍異前代。邑之稱宰稱尹稱大夫。皆起于列國。列國之相。其治民與令同。然是時則縣大而郡小。漢於列侯所食國曰縣。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凡縣萬戶以上稱

不滿萬戶者稱長侯國稱相唐時有赤畿望緊之分京都所治為赤縣京之旁邑為畿縣其餘以戶為差宋因唐制以四千戶為望三千戶以上為緊令丞簿皆銜帶京朝銜元初猶因宋制漢人為縣者稱尹蒙古稱達魯花赤

國朝官制詳酌前代府州縣正官皆稱知初時知府之品有三糧二十萬以上者為從三十萬石以上者為正四十萬石以下者為從四後一切以正四為制此三代以來守令之大槩也守

令所以牧民。其他如錄事。如參軍。如丞。如判。如推官。如簿尉。以至功曹掾。皆所以佐守令。分牧民之職。余故統名之曰牧。

二稽制

漢制太守在郡。掌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所主縣。秋遣決曹文無害者按訊諸囚。平其罪。論課殿最。歲遣掾史條上郡內衆事。謂之計偕。宣帝嘗曰。與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職任尤重。其令長。歲盡。各計戶口墾田。錢穀出

入、盜賊多少。詣於郡、課校其功。多者爲最、勉勞之功。負多爲殿。責以怠慢。光武起民間習知民隱、補令尤重其選。兩漢以來、每以尚書令僕射爲郡守。或自郡守入爲三公。而令亦召入爲卿相。晉著爲令。不經縣宰。不得爲臺郎。梁武以小縣有能者遷大縣。大縣有績者遷郡守。齊建元三年。以山陰訟獄煩滋。爲特置獄丞。與建康比。唐承隋亂、擇用刺史縣令。太宗詔內外官五品以上、舉任縣令者。都督刺史職察州縣。皆天子

臨軒冊受後雖不復冊然猶受命日對便殿賜衣物乃遣開元中復詔三省侍郎缺擇嘗任刺史者郎官缺擇嘗任縣令者至五季則以無能者注縣及天聖閒選令多貪庸耄懦爲清流所不與故吏治[illegible]弊宋懲五季之失凡朝臣出知州縣必召詢政事乃遣尤多以使相出守故體崇而法行能道中著令不經兩任縣不除監察御史蓋重其職也元世祖頗重民務用五事以課吏俱以勸農使繫其銜

國朝於守令體不甯而職甚專六尚書有分職而守令無分藩臬無兼任而守令無不兼任猶有殿最之覈計吏有黜陟之典即不能如漢唐縣入為三公而三公九列亦往往由此守令之重不減前代夫在上為制在下為職官之有職猶農之有畔終日勤動而無越思倘踰于畔之外為侵荒于畔之內為曠余故備稽往制令盡職者得有所考焉

三述意

薛貢君有言。吏道以法爲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此言近是而實非，王道本乎人情，應世由于嫺習，是以聖賢出以學問，豪傑應以靈襟，循吏固可師心，初任正宜學割，故學古入官，猶秉燭以代日，即未必光被四表，何至闇無適從。余徘徊守令，幾二十年，才不能吏，而性喜師人之能吏，每竊覽前賢之善政，有急投之而故以緩，舒，譎嘗之而乃以誠格，大投之而化以小，危動之而處以靜，事有未濟，而必求其濟

以爲任。理有未合。而必求其合以爲安。猶奕者之凝神定慮揣正度變。不能以示人也。而設奇制勝、爭劫着子。則不能不留此成局于人間。善奕者正不舍成局而悟之矣。夫守令之簿書迷目、訟牒煩心。其小者也。有宇宙所不經見之事。而突見于據案之時。有心思以爲必無之理。而忽迫于眉睫之際。使智不及謀。識不及斷。目眙舌撟。如坐雲霧。即欲得古人一成法。以爲觸類之資。又安可得乎。語云、能誦千賦則善賦。能觀

干劍則善劍。此亦巧者不過習者之門也、余故取古今守令之事。分別其類。爲目三十有二。爲事一千五百五十有奇、爲卷四十有四。而總題之曰牧津。夫仕獨稱途、于谿萬逕、惟此成法。庶幾津梁。倘七聖路迷、則是編亦竊附于小童之對、若曰是知津矣。則吾豈敢。

四論世

記曰、今人與居。古人與稽。言平居當法古以爲行也、傳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言臨民當法古

以爲治也。惟是古人往矣。世移則事變。而守令之事尤易變。故等政也。理絲與調瑟異。等地也。獨坐與市門異。等民也。含醇與啜醨異。且風尚有前後不同。人情有今昔互判。有在昔爲開網。而在今爲養亂。有於古爲摘隱。而於今爲導姦。惠民有難繼之恩。不得不暫拯于溝壑。馭事有畫一之法。不得不委曲于當機。諸如此類。必須揖古人于千載之上。而凡其當日之苦心。臨時之妙用。如覿面相承。設身處地。始能窺其蘊藉

于萬一。而做其意緒于臨民。語云。三折肱為良醫。余三歷郡邑。醫未能良。而肱則折矣。每於古人經緯萬端。緝和四境之槩。小而民生之利害。大而國計之安危。一言一行可稱榜樣者。或錄于正史之中。或採于記傳之列。或間取全文。或僅摘一事。語繁者。必刪以就簡。事雜者。必聚以取精。事非守令。雖鼎鉉之業不收。政關州郡。即幕職之微必錄。次序畧依朝代。而事類相近者。不妨越次而從類。政事各有分門。而人品不同

者不以兼收而濶品有一人而數見者并各從其類也有數事而并收者事又從其人也有惟其事不惟其人如王冀公之判亳州丁晉公之知鄆州是也有重其人并重其事如范忠正公之知太原韓魏公之知并州是也每則必漫評數語庶幾親見古人每事更畧加點識便可展卷輒了蓋高山仰止托景行之思而合撒造車抱驅馳之念非敢附于傳季珪之縣譜聊以比于謝安石之碎金若評騭任情收羅未廣願就

有道。示我他山。

五辨類

劉邵以九流定人品。周官以六計弊羣吏。材質之分途。政教之互用。所從來久矣。是以抱用世之心者。往往取人以獨至。而不責人以兼長。誠以天下必無左方右員之手。而臨事自有經權常變之宜。環中之轉。雖出于一心。而合[illegible]之機實隨乎四應。故消弭近于底定。而聲色不動者默制于事先。安攘兼施者。決勝于事後。其功

不同也，化導近于惠愛，而覆育之教貴于善於愷悌之念，重于宜民，則其意不同也。風力近于執持，而矯矯手裁，以宇宙爲己任，侃侃定見，以紀法爲力爭者，其所主不同也。嚴肅近于明決，而雷厲風馳，使令行禁止，燭照數計，俾俯首帖心者，其所發不同也。崇體近于任人，而上下相臨，寬嚴自各有體，長短互適，器使每在因材，其所用不同也。守正近于識見，而疾風勁草，正在砥柱乎中流，曠度弘襟，每能燭幾于事外，其所

處不同也。至于清德類于砥躬。而不知廉能及物。與介僅潔身者。豈可同日而語。察奸類于得情。而不知多方以鉤隱。與片語以輸誠者。安可同事而道。政術類于政才。而才不可以直運者。不得不濟之以術。矜慎類于平恕。而法不能以遽斷者。不得不持之以矜。勤職則恪共朝夕。而百政惟修。集事則率作先勞。而一方蒙澤。若集事固勤職中之一端也。乃共敦厚以風俗。眞誠以動人。忠信可以孚蠻貊而行邦家。三者雖固

爲盛德之事。然意趣則有分矣。若夫於咄嗟顧盼之間，爲制卒應變之術，其妙于當機，當機必經濟者能之，惟豪傑可以言經濟，惟聖賢可以言儒。經濟與儒治，不可以一端盡，故被各類爲稍詳，其餘不過拈一事之顛末，足資問津而止。與記傳敘述之體不同，故履歷世代，皆所不載，但師其事，不問其人而可矣。雖然攝生有道，即單方曲技，皆足延年，喜效太深，雖龍宮秘藏，徒滋傷伐。故醫家以類言證，以證合方，斟酌損益，

是在國手。

牧津緝槩終

牧津卷之一目

經濟上

任延　寇恂

張堪　虞詡

宋均　杜畿

鍾離牧　謝玄

陶侃　顏魯公真卿

韋丹

牧津卷之一　　經濟上

明山陰祁承㸁輯

任延

任延年十二、爲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爲任聖童、值倉卒避兵之隴西、時隗囂已據四郡、遣使請延、延不應、更始元年、以延爲大司馬屬、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壯、及到、靜泊無爲、唯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

唯靜泊無爲所以爲必當

體

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到皆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輒分奉祿以賑給之省諸卒令耕公田以周窮急每時行縣輒使慰勉孝子就餐飯之吳有龍丘萇者隱居太末志不降辱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到掾吏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掃洒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謁修書記攻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萇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

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甚尊病卒延自臨殯不朝三日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宦焉建武初延上書願乞骸骨拜王庭詔徵爲九眞太守光武引見賜馬雜繒令妻子留洛陽眞俗以射獵爲業不知牛耕民常告糴交阯每致困乏延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疇歲歲開廣百姓充給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

如此事事惠民卽爲事事經濟

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奉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爲任、於是徼外蠻夷（使蠻夷）夜郎等、慕義保塞、（爲我保塞疆場之吏作用孰有大于此者）延遂止罷偵候戍卒、初平帝時、漢中錫光爲交阯太守、教導民夷、漸以禮義化聲侔於延、王莽末、閉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貢獻、封鹽水侯、嶺南華風、始於二守焉、延視事四年、徵詣洛陽、以病稽留、左轉睢陽令、九真吏人

生爲立祠，拜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旣之武威，時將兵長史田紺，郡之大姓，其子弟賓客爲人暴害，延收紺繫之，父子賓客伏法者五六人，紺少子尚，乃聚會輕薄數百人，自號將軍，夜來攻郡，延即發兵破之，自是威行境內，吏民累息，郡北當匈奴，南接種羌，民畏寇抄，多廢田業，

此眞仁者之勇，所謂一怒而安一郡，有體有用，於此君見，

延到、選集武畧之士千人、明其賞罰、令將雜種胡騎休屠黃石、屯據要害、（黃石、雜種號也、）其有警急、逆擊追討、虜恒多殘傷、遂絕不敢出、河西舊少雨澤、乃爲置水官吏、修理溝渠、皆蒙其利、又造立校官、自掾吏子孫、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永平二年、徵會辟雍、因以爲河內太守、

少年喜炫才、而延獨靜泊無爲、用人尚才畧、而延獨敦崇恬節、更妙在因俗而治、使

蠻夷慕義保塞、此所謂闢草昧而開文明、輔相天地之手、乃一出于恂恂好學之士、余首輯此者、正見經濟必出術良、不然、即震赫宇宙無取也、

寇恂

寇恂初爲郡功曹、光武南定河內、難其守、問于鄧禹、禹薦恂文武備足、有牧民御衆之才、乃拜恂河內太守、恂移書屬縣、講兵隸射、爲矢百餘萬、養馬二千匹、收租四百萬轉、以給軍士、時朱

鮪遣將蘇茂攻溫，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恂乃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悚動，恂因奮擊，大破之，方光武北征，軍食急乏，恂轉輸前後不絕，潁川盜起，拜恂潁川太守，郡中悉平，恂在潁川三年，拜汝南太守，郡中無事，恂素好學，乃修鄉校，教生徒，聘能為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初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戮之，復以為

恥、還過穎川、謂左右曰、吾於寇恂、並列將帥、今爲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之、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廉頗者、爲國也、乃敕屬縣盛具供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徵恂、恂至、引見、而復已在坐、欲起避之、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鬭、今日當聽

朕處分、於是並坐極歡、共車同載、結友而去、士年、代朱浮為執金吾、明年、潁川盜復起、帝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即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撫吏士、受納餘降、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俸厚施朋友故人及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時人歸其長者、卒謚威侯

軍輸、與國首務、光武之威侯、高帝之酇侯、

也、而恂尤能以經明行修爲朝廷重、邁蕭

何遠矣、文武兼資、治郡馭軍、無施不可、蓋

世之雄、非直以循良一目、可盡其才、○如

此異才、而猶曰因士大夫致此、眞長者之

言、○學識才俱超、

張堪

張堪少有志操、早孤、讓父餘財數百萬與兄子、

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世

祖即位、召拜郎中、三遷爲謁者使、送委輸縑帛、
并領騎七千匹、詣大司馬吳漢伐公孫述、在道、
追拜蜀郡太守、時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
去、堪聞之、馳往見漢、說述必退、不宜退師、漢從
之、及成都既拔、堪先入據其城、撿閱庫藏、收其
珍寶、悉條列上言、秋毫無私、慰撫吏民、蜀人大
悅、拜漁陽太守、擊破匈奴、郡界以靜、乃於狐奴
開稻田八千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
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帝嘗

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郡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良久歎息方徵堪會病卒帝深悼惜之下詔褒揚賜帛百匹

此君廉吏亦循吏也乃定蜀破虜指顧皆安攘至計所以具撫循之實政者自能饒匡定之遠畧○仁以惠下威能討姦何物

許掾、具此衡鑑、

虞詡

虞詡、祖父經爲郡縣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爲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决獄六十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爲九卿耶、故字詡曰升卿、時羌胡反亂、殘破并凉、大將軍鄧隲以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棄凉州、并力北邊、乃令公卿集議、隲曰、譬[illegible]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

無所保、議者咸同、詡聞之、乃說李修曰、竊聞公
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先帝開
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涼州
既棄、即以三輔爲塞、三輔爲塞、則園陵單外、此
不可之甚者、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
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
爲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
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若
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

豪雄相聚、席卷而東、雖賁育爲卒、太公爲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修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詡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爲冗官、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修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爲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爲郎、以

安慰之、鄧騭兄弟以詡異其議、因此不平、欲以吏法中傷詡、後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在朝歌邪、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詡籌之、知其無能爲也、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大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萬數、賊不

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城皐、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寛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閡而已、及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盗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爲下、收得百餘人、詡爲饗會、悉貰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綖縫其裾爲識、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

（此法如以烏喙攻毒非升卿之才能籠絡驅馭在手則不可嘗試）

遷懷令、後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詡有將相之畧、遷武都太守、引見嘉德殿、厚加賞賜、羌乃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卽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具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

郡兵來迎、衆多行遲、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旣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使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二十弩射一人、發矢所集、自無不守、但萬餘羌、安得有二十萬弩乎、范文正公所用神臂弩、視此更爲簡省、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

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南入
益州詡乃占相地勢築營壁二百八十所招還
流亡假賑貧人郡遂以安先是運道艱險舟車
不通驢馬負載僦五致一詡乃自將吏士案行
川谷由沮至下辨數十里皆燒石翦木開漕船
道以人僦直顧借傭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
千餘萬詡始到郡戶裁盈萬及綏聚荒餘招還
流散二三年間遂增至四萬餘戶鹽米豐賤十
倍於前永和初遷尚書令臨終謂其子恭曰吾

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寃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

升卿議守凉州平武都皆有過人之識而才畧足以副其所見故事多奏功至占相地勢築營建堡一着尤見精密所以爲匡濟眞才〇詡之祖父以獄吏而能使其子爲九卿詡身爲九卿而反慨歎于家門之不增一口則居官所自愜于心者可想見

矣、○謂所行、如誘令劫掠、如入市輒擒終是有意爲殺機、

宋均

宋均調補辰陽長、其俗少學者而信巫鬼、均爲立學校、禁絕淫祀、人皆安之、以祖母喪去官、客游潁川、後爲謁者、會武陵蠻反、圍武威將軍劉尚、詔使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往救之、既至而尚已沒、會伏波將軍馬援至、詔因令均監軍、與諸將俱進、賊拒阸不得前、及馬援卒於師、

軍士多溫濕疾病、死者大半、均慮軍遂不反、乃與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權承制降之何如、諸將皆伏地莫敢應、均曰、夫忠臣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即共斬其大帥而降、於是入賊營、散其衆、遣歸本郡、爲置長吏而還、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光武嘉其功、迎賜以金帛、令過家上冢、其後每有四方異議、數訪

問焉、遷下蔡令、時府下記、禁人喪葬不得侈長、均曰、夫送終踰制、失之輕者、今有不義之民、尚未循化、而遽罰過禮、非政之先、竟不肯施行、後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爲民患、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黿鼉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渡江、中元

元年、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由是名稱遠近、浚遒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衆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爲公嫗、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爲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於是遂絕、永平元年、遷東海相、坐免官、顯宗徵拜尚書令、遷司隸校尉、數月、出爲河南太守、政化大行、均嘗寢病、百姓耆老爲禱請、旦夕問起居、其爲民愛若此、

忠臣出境可以安國家不計一身之利害

專之自無不可況當軍士疾病死亡之際

以一身生萬人之命即有害如節矣若籌

畫武陵之蠻已料其有必降之勢非漫然

嘗試以損威辱國者人臣作事當以爲法

○禁絕公嫗必娶巫家自是祖西門豹之

法而痛絕愚民禍福之念非用術不能轉

移

杜譏

高幹舉并州反、前河東太守王邑被徵、掾衛固范先以請邑爲名、實與幹通謀、曹操拜杜畿爲河東太守、固等以兵絕陝津、畿不得渡、或謂宜須大兵、畿曰、河東三萬戶、非皆欲爲亂也、今兵迫之急、必懼而聽于固、固等勢專、必以死戰、討之不勝、爲難未已、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也、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爲人多計而無斷、必僞受、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詭道從郖津渡、范先欲殺畿、固曰、殺之無益、徒有惡名、

一將功成萬骨枯

且制之在我，遂奉之。識謂固、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有定義，成敗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爲都督，行丞事，將校吏兵三千餘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喜，雖陽事識，不以爲意。固欲大發兵，識患之，說固曰：夫欲爲非常之事，不可動衆心。今大發兵，衆必擾，不如徐以貲募兵。固以爲然，從之，遂爲貲調發，數十日乃定。諸將貪多應募而少遣兵。又入喻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將掾吏，可分遣休息，急緩召之不難。固

等惡逆衆心、又從之、時善人在外、陰爲已援、惡人分散、各還其家、則衆離矣、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漢上黨諸縣、殺長吏、弘農執郡守、固等密調兵未至、畿知諸縣附已、因出單將數十騎、赴張辟拒守、吏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十日、得四千餘人、固等與幹晟共攻畿不下、畧諸縣無所得、會大兵至、幹晟敗、固等伏誅、其餘黨與皆赦之、使復其居業、是時天下郡縣皆殘破、河東最先定、少耗減、畿始至、崇寬惠、與民無爲、凡詞訟

有相告者。畿親見為陳大義。遣令歸諦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鄉邑父老自相責怒曰。有君如此。柰何不從其教。自是少有詞訟。班下屬縣。舉孝子貞婦順孫。復其徭役。隨時慰勉之。漸課民畜牸牛草馬。下逮雞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勤農。家家豐實。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修戎講武。又開學宮。親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韓遂馬超之叛也。弘農馮翊多舉縣邑以應之。河東雖與賊接。民無異心。魏武征

至蒲阪、與賊夾渭爲軍、軍食一仰河東、及賊破、餘蓄二十餘萬斛、及操往漢中、遣五千人運、運者自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終無一人逃亡、其得人心如此、

畿守河東、深謀密策、談笑而收二豎於股掌、固天下之奇人、而教民禮讓、勸課章程、綢繆無遺術、此用世第一流人也、吾益信經濟之手、必屬循良、

鍾離牧

鍾離牧少爰居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臨熟，縣民有識認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與縣人，縣長聞之，召民繫獄，欲繩以法，牧為之請，長曰，君慕承宮，自行義事，僕為民主，當以法率下，何得寢公憲而從君耶，牧曰，此是郡界，緣君意顧，故來暫住，今以少稻而殺此民，何必復留，遂出，裝還山陰，長自往止之，為釋繫民，民慚懼，率妻子舂所取稻，得六十斛米，送還牧，牧閉門不受，民輸置道傍，莫有取者，牧由此

發名、赤烏五年、從郎中補太守輔義都尉、遷南海太守、時高梁賊率仍弩等破界百姓、殘害吏民、牧越界撲討、旬月降服、又揭陽縣賊率曾夏等數千人歷十餘年、以侯爵雜繒千匹、下書購募、絕不可得、牧遣使慰譬、登皆首服、自改爲良民、始興太守羊衜與太常滕胤書曰、鍾離子幹吾昔知之不熟、近見其在南海、恩威部伍、智勇分明、加操行清純、有古人之風、其見貴如此、在郡四年、還爲丞相長史、轉司直、遷中書令、會建

安鄱陽新都三郡山民作亂出牧爲監軍使者討平之賊率黃亂常俱等出其部伍以充兵役封秦亭侯拜越騎校尉永平六年蜀并於魏武陵五谿夷與蜀接界時論懼其叛亂乃以牧爲平魏將軍領武陵太守往之郡魏遣漢髮縣長郭純試守武陵太守率涪陵民入蜀遷陵界屯於赤沙誘致諸夷邑君或起應純又進攻酉陽縣郡中震懼牧問朝吏曰西蜀傾覆邊境見侵何以禦之皆對曰今二縣山險諸夷阻兵不可

以軍驚擾，驚擾則蕃夷盤結，宜以漸安，可遣恩信吏宣敕慰勞。牧曰，不然，外境內侵，誑誘人民，當及其根柢未深而撲取之，此救火貴速之勢也。敕外趣嚴，掾史沮議者，便行軍法。撫夷將軍高尚說牧曰，昔潘太常督兵五萬，然後以討五谿夷耳，又是時劉氏連和，諸夷率化，今既無往日之援，而郭純已據遷陵，明府以三千兵深入，尚未見其利也。牧曰，非常之事，何得循舊，卽率所領，晨夜進道，緣山險行垂二千里，從塞上斬

惡民懷異心者、魁帥百餘人、及其友黨、凡千餘
級、純等散、五谿平、遷公安督、陽武將軍、封都鄉
侯、從濡須督、復以前將軍假節領武陵太守、卒
於官、家無餘財、士民思之、
　觀于斡讓稽之事、一恂恂長者臨敵制勝
　有如此妙手、善人教民可以即戎、是豈虛
　語、

謝玄

謝玄初被桓溫辟為掾、轉征西將軍、領南效相、

監北征諸軍事。於時符堅強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中郎於是徵還，拜建武將軍、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時符堅遣軍圍襄陽，車騎將軍桓沖禦之。詔玄發三州人丁，遣彭城內史何謙遊軍淮泗，以爲形援。襄陽既沒，堅將彭超攻龍驤將軍戴逯于彭城。玄率東莞太守高衡、後軍將軍何謙次於泗口。時彭超置輜重於留城，玄乃揚聲遣謙等向留城。超聞之，還保輜

重謙馳進、解彭城圍、超復進軍南侵、堅將句難、毛當自襄陽來會、超圍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有衆六萬、詔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游擊將軍王曇之、淮南太守楊廣、宣城內史丘準次堂邑、旣而盱眙城陷、高密內史毛藻沒、安之等軍人相驚、遂各分散、朝廷震動、玄於是自廣陵西討難等、何謙解田洛圍、進據白馬、與賊大戰、破之、斬其偽將都督顏因、復進擊、又破之、斬其偽將邵保、超難引退、玄率

戴逯等追之、戰於君川、復大破之、玄參軍劉牢之攻破浮航、又白船督護諸葛侃、單父令李都、又破其運艦、難等相率北走、僅以身免、於是罷彭城下邳二戍、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冠軍、加領徐州刺史、還于廣陵、以功封東興縣侯、及符堅自率兵次于項城、衆號百萬、而涼州之師始達咸陽、蜀漢順流、幽并繼至、先遣將符融、慕容暐、張蚝、符方等至潁口、梁成、王先等屯洛澗、詔以玄爲前鋒、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

幽州之燕國諸軍事、衆凡八萬、玄先遣廣陵相劉牢之五千人直指洛澗、卽斬梁成、及成弟雲、步騎奔潰、爭赴淮水、牢之縱兵追之、生擒堅僞將梁他王顯梁悌慕容屈氏等收其軍實、堅進屯壽陽、列陣臨肥水、玄軍不得渡、玄使謂符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爲陣、是不欲速戰、君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阻肥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

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爲然遂麾使却陳衆因亂不能止於是玄與琰伊等以精騎八千涉渡肥水右軍距張蚝小退琰玄仍進決戰肥水南堅中流矢臨陣斬融堅衆奔潰自相蹈籍投水死者不可勝計肥水爲之不流餘衆棄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已至草行露宿重以饑凍死者十七八獲堅乘輿儀服器械軍資珍寶山積牛馬驢騾駱駝十餘萬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前將軍假節賜錢百萬綵千匹

既而安奏苻堅衰敗、宜乘其釁會、以玄爲前鋒

都督、率冠軍將軍桓石虔徑造渦穎、經略舊都、

玄復率衆次於彭城、遣參軍劉襲攻堅兗州刺

史張崇于鄄城、走之、使劉牢之守鄄城、兗州既

平、玄患水道險澁、糧運艱難、用督護聞人奭謀、

堰呂梁水、樹柵立七埭爲派、擁二岸之流、以利

運漕、自此公私俱便、又進伐青州、遣淮陵太守、

以三千人向廣固、降堅青州刺史符朗、又進伐

冀州、遣龍驤將軍劉牢之、濟北太守丁匡據碻

破、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奮武將軍顏雄渡河立營、堅子丕遣將桑據屯黎陽、玄命劉襲夜襲據、走之、丕懼逼欲降、許之、丕告饑、玄饋米二千斛、又遣晉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陽、三魏皆降、以兗青司豫平、加玄都督徐兗青司冀幽并七州軍事、以勳封康樂縣公、

玄之勝堅、全在一氣鼓行、而目中自無强敵、乃其用人之當、部伍之整、調度之密、事事皆歸實着、使用人皆玄、何謂清言廢事、

陶侃

陶侃初領樅陽令、有能名、轉爲江夏太守、時屬陳敏之亂、侃以運船爲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官物討官賊、但須列上有本末耳、於是擊賊、所向皆捷、侃政齊肅、凡有虜獲、悉分予士卒、身無私焉、後遷武昌太守、天下饑荒、山夷斷江劫掠、侃令諸將詭作商船以誘之、生獲數人、知爲西陽王羕之左右、卽遣兵逼羕、令出向賊、侃整陣爲後繼、羕遂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

陸肅清、流亡歸者盈路、侃竭資賑給、又立夷市於郡東、大收其利、初侃在武昌、議者以北有邾城、宜分兵戍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者、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

封疆之臣會須險夷利害了然胸中

方不為無益之舉動

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虜入寇、此乃致禍之由、非以禦寇也、且吳時戍此城、用三萬兵、今縱有兵守、亦無益于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及庾亮鎮武昌、卒使毛

賓樊峻戍邾城、趙遣張豹陷邾城、死者六千人、賓峻赴江溺死、建興三年、侃屢敗杜弢、至是與弢相攻、弢使王貢出挑戰、侃遥謂曰、杜弢爲益州小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謂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耶、貢始横脚馬上、見侃言、遂斂容下脚、侃知可動、遣人諭之、貢遂降、弢衆潰、遁走道死、進克長沙、湘州悉平、爲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于齋外、暮運百甓于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游、

悉不堪事、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悉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投之于江、吏將則加鞭扑、曰、摴蒱者牧猪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耶、蘇峻之亂、侃起兵至潯陽、議者咸謂侃欲誅執政以謝天下、亮甚懼、及見侃、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乃

謂亮曰、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耶、
便談宴終日、亮噉薤、因留白、侃問曰、安用此爲、
亮云、故可以種、侃於是尤相稱嘆云、非惟風流、
兼有爲政之實、遂與亮嶠同趣建康、時嶠軍食
盡、貸於侃、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良將及兵
食、惟欲得老僕爲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
荆州接胡蜀二虜、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
西歸、更思良算、徐來討賊、不爲晚也、嶠曰、凡師
克在和、古之善教也、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

官渡以寡敵衆、仗義故也、峻約小竪、凶逆滔天何憂不滅、峻驟勝而驕、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也、柰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乎、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乃四海臣子肝腦塗地之日、嶠等與公並受國恩、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當灰身以謝先帝耳、今之事勢、義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返、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迴指于公矣、毛寶言于嶠曰、下官能留陶公、乃往說侃曰、公本應

鎮燕湖爲南北勢援前既已下勢不可還正政有進無退非直整齊三軍示衆必死而已亦謂退無所據終至滅亡往者杜弢非不强盛公竟滅之何至於峻獨不可破耶賊亦畏死非皆勇健公可試與寶兵使上岸斷賊資糧若寶不立効然後公去人心不恨矣侃然之加寶督護而遣之竟陵太守李陽說侃曰今大事若不濟公雖有粟安得而食諸侃乃分米五萬石以餉嶠軍毛寶燒峻句容湖孰積聚峻軍乏食侃遂

進兵平峻，拜太尉，後將軍郭默殺江州刺史劉胤，傳首建康，司徒導以郭默驍勇難制，因亥大赦，梟胤首於大航，以默為江州刺史，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詐也，即將兵討之，默遣使送妓妾及絹，并寫中詔呈侃，參佐多諫曰，默不被詔，豈敢為此，若欲進軍，宜待詔報，侃厲色曰，國家年幼，詔令不出胸懷，劉胤為朝廷所禮，雖方任非才，何緣猥加極刑，郭默恃勇，所在貪暴，以大難新除，禁網寬簡，欲因際會，騁其縱橫耳，發使上

表言狀，且與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即用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導乃收胤首，答侃書曰，默據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苞含隱忍，使有其地，朝廷得以潛嚴，俟足下軍到，風發相赴，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耶。侃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侃性檢厲，勤于事。作荊州時，敕船官悉錄鋸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後正會，值積雪始晴，廳事前除猶溼，於是悉用木屑覆之，都無所妨。官用竹，皆令錄厚頭，積之如山。後桓宣

武伐蜀，裝船悉以作釘，又云嘗發所在竹篙，有一官長，連根取之，仍當足，乃超兩階用之、

有事而從容若無事，無事而勤惕若有事，此乃爲匡濟時艱之手，故勳業冠冕一代，典午諸臣，無出其右、○廣州非無事之地，刺史非置閑之人，居恒三畝宅，偏欲旦旦潔除，定有不能周及處，況于一州，運甓之意，蓋借以警清談廢事之習，不可謂陶公刺郡，眞有暇日也。○陶士行實心任事之

士、豈有當人主蒙難、而遐邇觀望之理、祢終只是外臣不受顧命一念、膠着胸中、大較與庾亮溫嶠諸人不協耳、此亦未能聞道之故、若謂其有二心、則郭默之事、不當投袂而起矣、

顔眞卿

顔眞卿開元中舉進士、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寃獄、久不决、天大旱、眞卿辨獄而雨、郡人呼御史雨、遷殿中侍御史、楊國忠惡之、出爲

平原太守安祿山有逆謀眞卿度必反陽託霖雨增陴濬隍料丁壯儲廥廩日與賓佐泛舟飲酒以紓祿山之疑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爲朝廷守使叅軍李平馳奏玄宗始聞亂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獨無一人義士耶及平至乃大喜謂左右曰吾不識顏眞卿作何狀乃能如是時平原有靜塞兵三千益募得萬人遣李擇交統之分布諸將慷慨誓師泣數行下衆益感厲饒陽濟南清河鄴郡景成五郡長吏各以衆歸會

賊方破東都，遣逆黨段子光，傳李憕、盧奕、蔣清首，徇河北，眞卿恐衆懼，紿諸將曰，吾素識憕等，其首皆非是，乃斬子光，藏三首，他日結芻續體，爲位哭之，是時從父兄杲卿爲常山太守，斬賊將李欽湊等，淸土門，十七郡同日自歸，推眞卿爲盟主，兵二十萬，絕燕趙，詔拜戶部侍郎，尋加河北招討採訪使，眞卿以張澹爲支使，先是淸河客李萼，年二十餘，爲郡人乞師於眞卿曰，公首倡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爲長城，今淸河，公

之西鄉、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南錢帛於彼、以贍北軍、謂之天下北庫、今有布三百餘萬匹、帛八十餘萬匹、錢三十餘萬緡、糧三十餘萬斛、昔討默啜、甲兵皆貯清河庫、今有五十餘萬事、戶七萬、口十餘萬、竊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倍平原之彊、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爲腹心、則餘郡如四肢、無不隨所使矣、眞卿曰、平原兵新集、尚未訓練、自保恐不足、何暇及鄰、雖然借若諾子之請、則將何爲乎、蕚曰、清河遣僕銜

命於公者，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以嘗寇也，亦欲觀大賢之明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爲哉。眞卿奇之，欲與之兵，衆以爲萼年少輕慮，徒分兵力，必無所成，眞卿不得已辭之。萼就館，復爲書說眞卿，以爲清河去逆效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託，將爲公西面之強敵，公能無悔乎。眞卿大驚，詣其館，以兵二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眞卿問曰，兵已

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爲乎、蕃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崞口討賊、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祿山所署太守袁知泰、納舊太守司馬垂使爲西南主人、分兵開崞口、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于幽陵郡縣之未下者、平原清河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向西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

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真卿曰、善。命録事參軍李擇交及平原令范冬馥將其兵、會清河兵四千、及博平兵千人、軍於堂邑西南。袁知泰遣其將白嗣恭等將二萬餘人來逆戰、三郡兵力戰盡日、魏兵大敗、斬首萬餘級、捕虜千餘人、得馬千匹、軍資甚衆。知泰犇汲郡、遂克魏郡、軍聲大振。

曾公見事之遠、制馭之周、當機之敏、無所不長。而誠心亮節、知有君父、知有身、有唐

一代偉人、非公其誰、魯公非不以節義著、而守平原一事、則其見經濟之才、張睢陽非不以經濟稱、而守睢陽一事、則尤見節義之大、兩公各從其所重而言、可以互相表見也、〇崇邑之功、非得李蕚備陳利害、亦幾于坐失事機、所以臨敵集思、更爲勝着、

韋丹并子宙

韋丹早孤、從外祖顏眞卿學、擢明經、調安遠令、

以護應兄、入紫閣山、事從父能、復舉五經高第、歷咸陽尉、張獻甫表佐邠寧幕府、順宗爲太子、以殿中侍御史、召爲舍人、新羅國君死、詔拜司封郎中往弔、故事使外國、賜州縣十官、賣以取貲、號私覿官、丹曰、使外國不足于資、宜上請、安有貿官受錢、即具疏所宜費、帝命有司與之、因著令、未行、而新羅立君死、還爲容州刺史、教民耕織、止惰游、興學校、民貧自鬻者、贖歸之、禁吏不得掠爲隸、始城州周十二里、屯田二十四所、

敎種茶麥、仁化大行、遷河南少尹、未至、徙義成軍司馬、以諫議大夫召、有直名、劉闢反、議者欲釋不誅、丹上疏、以爲孝文世、法廢人慢、當濟以威、今不誅闢、則可使者、唯兩京耳、憲宗褒美、會闢圍梓州、乃授丹劍南東川節度使、代李康、至漢中、上言康守方盡力、不可易、召還議蜀事、闢去梓、因以讓高崇文、乃拜晉慈隰州觀察使、封咸陽郡公、閱歲、自陳所治三州非要害地、不足張職、爲國家費、不如屬之河東、帝從之、徙爲江

南西道觀察使丹計口受俸委餘於官罷八州
冗食者收其財始民不知爲瓦屋草茨竹椽久
燥則戞而焚丹召工敎爲陶聚材於場度其費
爲估不取贏利人能爲屋者受材瓦于官免半
賦徐取其償逃未復者官爲葺之貧不能者畀
以財身往勸督置南北市爲營以舍軍歲中旱
募人就功厚與直給其食爲衢南北夾兩營東
西七里以廢倉爲新廄馬息不死築堤扞江長
十二里竇以疏漲凡爲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

田萬二千頃有吏主倉十年丹覆其糧亡三千斛丹曰吏豈自費耶籍其家盡得文記乃權吏所奪丹召諸吏曰若恃權取于倉罪也與若期一月還之皆頓首謝及期無敢違有卒違令當死釋不誅去上書告丹不法詔丹解官待辨會卒驗卒所告皆不實太和裴扶觀察江西上言爲丹立祠堂刻石紀功不報宣宗讀元和實錄見丹政事卓然他日與宰相語元和時治民孰第一周墀對臣嘗守江西韋丹有大功德被八

州歿四十年老幼思之不忘乃詔觀察使紇干衆上丹功狀命刻功于碑子宙推歷累謫河南府司錄參軍李珏表河陽幕府宣宗謂宰相墀曰丹有子否以宙對帝曰與好官乃拜侍御史三遷度支郎中盧鈞節度太原表宙爲副是時回鶻已破諸郡入塞下剽殺吏民鈞欲得信重吏視邊宙請往自定襄鴈門五原絕武州塞畧雲中踰句注徧見酋豪諭之視亭障守卒增其廪約吏不得擅以兵侵諸戎犯者死於是三

部六蕃諸種皆信悅，召拜吏部郎中，出爲永州刺史。州方災歉，乃斥官下什用所以供刺史者，得九十餘萬錢，爲市糧餉。俗不知法，多觸罪，宙爲書制律，并種植爲生之宜，户給之。州負嶺，轉艱險，每饑，人輒莩死。宙始築常平倉，收穀羨餘以待乏。罷冗役九百四十四員，縣舊置吏督賦，宙俾民自輸，家十相保，常先期。湘源生零陵香，歲市上供，人苦之，宙爲奏罷。民貧無牛，以力耕，宙爲置社，二十家月會錢若干，探名得者先市

牛、以是為準、久之、牛不乏、立學官、取仕家子弟十五人充之、初俚民婚出財會賓客、號破酒晝夜集、多至數百人、貧者猶數十、力不足、則不迎、至淫奔者、宙條約使畧如禮、俗遂改、邑中少年、常以七月擊破盆羣入民家、號行盆、皆迎為辦具、謂之起盆、後為解素、喧呼痍鬭、宙至、一切禁之、還為大理少卿、久之、拜江西觀察使、政簡易南方以為世官、遷嶺南節度使、南詔陷交趾、撫兵積備以幹聞、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

廉吏務潔其身易耳、韋文明乃約於律己、惠於及民、公家之事、不避形迹、細民之務不惜身勞、而規畫精詳、無不爲千百年長計、如此作用、乃爲實着、韓昌黎嘗稱其爲民興利如嗜慾、知言哉、其子宙偉畧精心、不滅阿翁、父子並以良循爲匡濟、真稱盛事、

牧津卷之一 終